

袋鼠丛书

Australia Council
for the Arts

少女寻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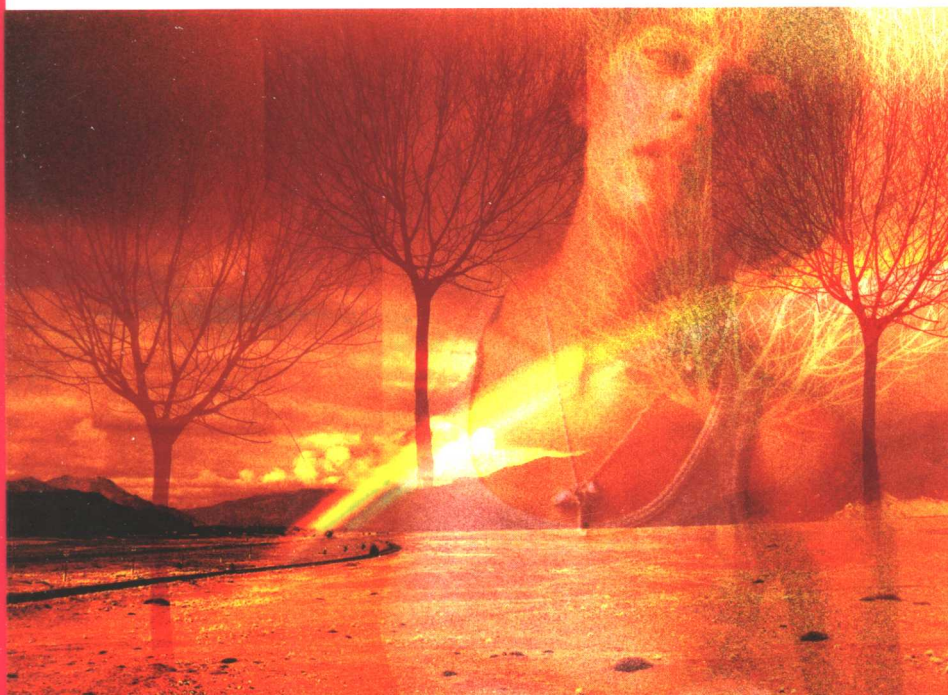
少女寻父

〔澳〕梅莉娜·马尔凯塔 / 著

陈余德 张建平 / 译

Melina Marketa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

丛

鼠

袋



少

女

寻

父

Meina Marchetta

「澳」梅莉娜·马尔凯塔／著
陈余德 张建平／译

少女寻父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6 - 3017

Melina Marchetta

Looking for Alibrandi

Copyright © Melina Marchetta, 1992

Copyright licensed by Penguin Group (Australia)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据 Penguin Books, 2000 年版 译出

This project has been assist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rough
the Australia Council, its arts funding and advisory bod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女寻父/(澳)马尔凯塔 著;陈余德,张建平 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6

(袋鼠丛书)

ISBN 7 - 02 - 005497 - 8

I. 少… II. ①马…②陈…③张 III. 长篇小说 -
澳大利亚 - 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0280 号

责任编辑: 刘 乔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李光敏 责任印制: 李 博

少女寻父

Shao Nü Xun Fu

[澳] 梅莉娜·马尔凯塔 著

陈余德 张建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 - 02 - 005497 - 8

定价 19.00 元

献给妈妈爸爸

马里萨和达尼埃拉——

生活因你们而美好

也献给我的祖父母

萨尔瓦托雷,卡梅拉和玛丽亚

纪念

乔瓦尼·马尔凯塔,1910—1991

爷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你的思念?

作者简介 梅莉娜·马尔凯塔1965年生于悉尼，现在悉尼圣玛丽总教堂学校任教。所著小说《少女寻父》、《拯救弗兰西斯卡》被译成多种文字，荣获澳大利亚本土和远至美国、德国的多项文学奖。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一直是澳大利亚当代电影的重头戏。马尔凯塔也因此连获澳大利亚多个重要的文学及电影奖。

故事简介 在这部深受评论家与读者欢迎的小说中，作家以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心理成长过程，生动而清晰地勾勒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所特有的多元文化背景，并鲜活地描绘出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社会现实。作家以诙谐、清新的笔调刻画出祖孙三代女性人物对生活的追求、对爱情的向往，以及生活赋予她们的磨难和三代人之间的碰撞。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演绎使得本书具有了强烈的普遍意义。

[一]

袋鼠丛书

少女寻父

看到面前课桌上放着的多项选择题,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慌。我瞥了一眼周围的同学,然后将目光收回到第三题。我痛恨多项选择题。然而我不想答错第三题。我不想答错任何一道题。其结果将对我存在的意义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于是,我开始用排除法做题。“D”像“A”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只剩下“B”和“C”。我对这两个答案都思索了很长时间。正当我要做出最后决定时,忽然听到有人在叫我名字。

“约瑟芬。”

“啊?”

“我看你是想说‘请你原谅’,是不是呀?亲爱的。”

“请你原谅,修女。”

“你在干什么?你在看书是吗,小姐?”

“嗯……是的。”

“嗯,是的?好极了,约瑟芬,我看今年你能轻松拿走英语大奖。现在站起来。”

我的最后一个学年就这样开始了。我曾对自己许诺：就在这一年里我将做一个“女圣人”，我要给老师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成为一个模范学生。我知道，我的许诺终将落空。但决不是在第一天。

格雷戈里修女朝我走来。她离我这么近，我甚至能看清她的汗毛。她伸出一只手。

“给我看看，你在看什么书。”

我把书递给了她，看到她的嘴唇拢在一起，鼻尖因得意而闪亮。她知道她将制服我。

她把书翻了翻，然后递还给我。我能感觉到我的心怦怦直跳。

“从你刚才看的地方开始读。”

我拿起杂志，然后清了清嗓子。

“‘你是哪一类的朋友？’”我朗读着《性感女人》杂志上的内容。

她目光锐利地看着我。

“‘当你在一个聚会上，’”随着一声叹息，我开始往下读：“‘你最好的朋友的男朋友试图向你献殷勤，他帅气、健康而成功，你：A—发出善解人意的微笑，从后门偷偷溜入夜色；B—把你的鸡尾酒全部泼向他的“乡间小路”套装；C—平静地说出你对朋友的忠诚；D—立刻告诉你朋友，知道她会大吵大闹。’”

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觉得在“B”和“C”之间

难以选择。

“请问小姐，这本杂志跟我的宗教课有什么关系？”

“宗教？”

“是的，亲爱的，”她用她那令人作呕、阴阳怪气的声调继续说，“我们现在上的就是宗教课。”

“嗯……很有关系，修女。”

就在我打算顺着这个思路尽可能自圆其说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窃笑声。

星期一早晨的第一节课就是宗教课，我们老爱在这里跟格雷戈里修女捣蛋。（她保留着她那个男圣徒的名字，尽管这个习惯好多年以前就已过时。她或许以为这会把她带入天堂。我想她没有意识到，女权运动击败了宗教，而天堂中的女圣徒也很可能是反叛的。）

“你愿意为自己做一些解释吗？约瑟芬。”

我环顾一下教室，看到每个人几乎都同情地耸了耸肩。

他们认为我被打败了。

“我们正在谈论《圣经》，对吗？”

“我个人认为，你不知道我们一直在谈论什么，约瑟芬。我看你在试图愚弄我。”

鼻尖又一次发亮。

格雷戈里修女发亮的鼻子是出了名的。我曾经对一些人评论说，她前世一定是一匹马。她正巧听到，责骂了我。她说，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不应该相信轮回转世。

“愚弄你？修女。呵，不。只不过是你在你讲课时，我

想起了这份杂志。你在谈论当今影响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种种势力,对吗?”

安娜,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转身面对我,微微点了点头。

“还有呢?”

“嗯,修女,这本杂志是一个普通的样板,”我说着,拿起杂志向大家展示,“这里面充斥着垃圾,充满了有辱我们智力的问题。你以为里面有标题为‘你是一位好基督徒吗?’或者‘你爱你的邻居吗?’这一类的文章吗?没有。这里面的文章标题是‘你喜欢性生活吗?’而他们明明知道读者的平均年龄只有十四岁。或者‘尺寸很重要吗?’我可以保证,修女,这个尺寸并不是指他的身高。

“今天,我把这份杂志带进来,修女,是要告诉每个人,作为青少年,我们受到多大的损害;而且,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头脑思考,而不是通过那些在教育我们的幌子下剥削我们的杂志,这是多么的重要。”

塞拉,我的另一位朋友,把手指塞进嘴里,像要呕吐似的。

修女和我长时间互相对视,然后,她再一次伸出手。我把杂志递给她,知道她并没有被我骗过。

“你可以从路易丝修女那里把它拿回去,”她说,她指的是校长。

下课铃声响了。我迅速收拾好书包,只想逃脱她那冰冷的目光。

“你老是惹麻烦,”走出教室时,塞拉对我说,“你欠我

一本杂志。”

我把书本扔进可以上锁的衣物柜，全然不顾所有人的嘲笑。

“那么，答案是什么？”莉龇牙咧嘴地笑着，“A、B、C、还是D？”

“我会跟他去！”塞拉边说，边把半罐发胶喷洒在已被胶凝住的头发四周。

“塞拉，要是破坏臭氧层的人要坐牢的话，你就会被判刑，”我对她说，又转身对着莉：“我的答案是端起鸡尾酒泼向‘乡间小路’套装。”

下一节课的第二次铃声响了。伴随着一声叹息，我对自己又发了个誓，我要做个圣人。总起来看，我发了许多誓，但都没有履行。

* * *

我的姓名，顺便说一下，叫约瑟芬·埃里布兰迪。几个月以前，我刚满十七岁。（十七岁，如詹妮丝·伊恩^①所唱的，是一个学会懂事的年龄。）这是我在位于东郊的圣玛莎中学的最后一年。下一年我计划学习法律。

过去的五年里，我们一直在为今年做准备。这个HSC（中学毕业证书）年，可以让一个人的整个未来或者直上云霄，或者陷入底层，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

① 詹妮丝·伊恩，美国著名的创作型女歌手，早在一九六七年即以单曲《十七岁》而奠定在音乐圈中的地位。

个人感觉,中学毕业证书在我所有的烦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相信我,关于我的问题我可以写出一本书。而我妈妈却说,只要我们头上有片瓦,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担忧。她的天真实在让我害怕。

我们居住在格莱布区,就在悉尼市中心的郊外,离港口十分钟的路。格莱布区有两面临街。一面非常漂亮,街道两边树木成行,坐落着华丽的老式房屋;另一面被认为很时髦,有着老式排屋,能看得见排屋外屋和晾衣绳。我住在后面。我们的房子是一座老式排屋。我们,我妈妈克丽丝蒂娜和我,居住在顶层。本来我们一直租着这个地方,直到我十二岁那年,房东出了个天价把房子卖给了我们。尽管我计算过,一直要等到我三十二岁那年,妈妈才能把房款付清。但是,这年头住房问题多多,而我们好歹不用再为租房子而操心了。

我和妈妈关系相当好,虽说有一点古怪。一会儿,我们亲热得几乎融化在一起,几个小时在一起进行很有意思的深谈;过一会儿,我们会为最可笑的事情互相尖叫,比如我房间太乱了,又比如她不让我在一个朋友家过夜。

她的工作是为莱哈特的一些医生做秘书和翻译。不幸的是,莱哈特是靠近我外婆家的一个郊区,这意味着我必须在下午直接到外婆家里去等她。这真的让我神经紧张。首先,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孩将坐巴士到格莱布,而最丑的将坐巴士到我外婆居住的地方。其次,如果我下午直接回家,我可以尽情欣赏音乐,而如果我到外婆家里,她拥有的惟一乐曲是马里奥·兰扎的《最伟大的碰

撞》。

我妈妈对我相当严厉，我外婆时常随意发表些意见，但妈妈讨厌她的插嘴。她们两个永远不和。比如每次学校组织野营，她们就会吵得不可开交。我外婆认为，如果我们家庭任何一个成员不照看好我，我就会被人强奸或谋杀。她责备我妈妈是一个坏妈妈，对我不够关心，还同意我去野营。每一次几乎都是妈妈让步。有些日子，当我们三个在一起时，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不能经常外出，是我众多的烦恼之一。不过我最大的烦恼是，困在一个有钱人占大多数的学校里。有钱的父母，有钱的祖父母。他们大多数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的澳大利亚人，在这个世界上，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烦恼。

再就是有钱的欧洲人。他们二十年来没有过一个假日，于是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入学费昂贵的学校，接受他们自身错过的合适的教育。这些人或许有钱，但他们是些食品杂货商或者建筑工人，主要是劳动者。然而，他们很精明。他们从内陆的西部或内陆城市迁出来，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因为“值得尊敬”使得他们“能够被接受”。

我被归在靠“奖学金”求学这一类，而当说到这一点，我宁肯成为一个劳动者的女儿。

从一开始我就感到处于劣势。这或许是因为我没进过跟他们一样的小学。或许是因为我接受了六年英语奖学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努力赢得它。但是它对我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我最终进了一个我不喜欢

的学校。我本来想去一个我所有的朋友都去的在西部内地的学校。他们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那个小学是我们的天下。他们跟我水平相当,我与他们和睦相处,他们知道不被准许做什么事情是什么滋味,他们知道有一个穿了四十年黑衣服的外婆意味着什么。我看上去像他们,黑头发,黑眼睛,橄榄色皮肤,我们的声音也很相似。与其他感觉困惑的人们在一起感觉很好。我们都被困在两个社会的中间。

我觉得我的情况是最糟糕的。我妈妈出生在这里,所以说到意大利人,我们不是他们中完整的一分子;而我外婆出生在意大利,所以我们又不是完完全全的澳大利亚人。尽管那样,小学期间是我惟一可以跟同学对笔记、找到一个让自己感觉舒适位置的时光。我们常常在英语中掺和进意大利语和希腊语,在午餐时间交换萨拉米香肠和意大利熏火腿三明治。校园生活很快乐,不过,校外的生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意大利妈妈们对我妈妈未婚先孕的反应让我多次简直要气得发疯。人家认为我妈妈堕落,这件事毫无罗曼蒂克可言。十六岁那年,她就跟隔壁同龄的男孩睡觉了,没等对任何事情做出决定,他的家就搬到了阿德莱德地区。尽管他知道她已经怀孕,他始终没有费心再跟她联系。我们完全知道他活着,是阿德莱德地区的一名律师,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情。我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但那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到我家来。我知道他们想来,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来。天知道他们的父母以为我妈妈会

对他们的孩子做什么或说什么。

当我进入圣玛萨中学时,我觉得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我开始明白没有爸爸意味着什么。那儿也没有一个欧洲人像我。所有的欧洲人都有钱支撑着他们,像我这样的人不属于东部和北部郊区。

在圣玛萨中学上学的第一年里,我常听人说我是私生女。可是已有好几年没有人提及此事了。不过当时我仍然希望,学校里某个其他人有一位波希米亚^①的妈妈,她相信自由性爱。当你妈妈婚外怀孕,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矛盾命题,因为她那基督教徒的教养是禁止避孕的。

即使圣玛萨的女生们不提这事,我敢打赌,她们也会在背后议论我。我在骨子里能够感觉到。它使我感到,我决不可能成为他们社会的一部分。我为此而不平,因为我跟他们一样聪明。

不管怎么说,在“杂志事件”之后那一天,我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圣玛萨。当我去见路易丝修女时,她把杂志递还给我,并要求我写一段两千字的对话——我本人与《性感女人》杂志编辑的对话。

我乘巴士直接回了家,没有去看我外婆。我决定用中学毕业证书作为借口,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不再去看她。

回家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天气太热了。气温一

① 波希米亚的另一词义为“放荡不羁的”。

定高达三十度。我真想穿上短裤，在阳台上沐日光浴。

我可以看到我们排屋底层的英国小伙子们坐在前廊，脱得只剩背心，正喝着啤酒。他们是背着背包徒步旅行的人，原本住在连着公路的青年招待所里，后来决定需要更多的不受干扰的自由，这才搬到了这里。我与他们中的一个处得很好，他的名字叫加里，是英国一个叫布赖顿的地方的人。他经常邀请我进去喝一杯茶，这真是件怪事。我的意思是，澳大利亚的小伙子们是不会闲坐着喝茶的，然而，他呷着茶，谈论着他母亲，就像他边喝啤酒边唱托特纳姆队的足球歌一样舒适。

“我妈妈想知道，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修剪这片草坪。”我一边从箱子里取出邮件，一边问他们。

我们的前草坪很小。我们的交易是，我妈妈照看花园，而小伙子们护理草坪。通常他们干得很好。他们甚至将木栅栏和前门油漆成美丽的深绿色，看上去棒极了，因为排屋的外表都是黄色的。

“这么热的天，你怎么还穿校服啊？乔斯^①。”加里问道，把他那罐啤酒递给了我。

我啜了一口，又把啤酒递回去。

“相信我，我快热化了。”

后来，我脱得只剩一件T恤衫和一条运动短裤，我为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我没有听到妈妈进屋的声音。当我注意到她时，她可能已经在厨房门口站了至少五分

① 乔斯和乔茜都是约瑟芬的昵称。

钟。

她看上去忧虑重重。

“你好吗？”我问。

她点点头。

“让我猜猜？你想知道，一个像我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会有一个像你这么难看的妈妈，”我说着，把黄油放回到冰箱。

这是一个玩笑，因为我妈妈绝对光彩照人。她有着漂亮的橄榄色皮肤。而我则有一些黑头粉刺。（我讨厌使用“小脓包”这个词。）

她高个，苗条，有着柔顺的头发；而我中等个头，这辈子恐怕都别想穿比基尼，我的头发有父亲的遗传。头发拳曲，时时都要加以约束。

人们说，我看上去像妈妈和外婆，然而，也不知怎地我不如她们漂亮。

“不，我只是奇怪，一个像你妈妈一样整洁的人怎么会生出一个像你一样邋遢的孩子。”

“我整理过了，非常感谢，”我边说边从她身旁走过，走进客厅，我的课本都乱七八糟地摊放在那儿的餐桌上。

因为排屋非常小，餐厅和客厅连在一块。不过还没到挤得透不过气来的程度。这只是意味着，你可以在电视机前吃饭，在电视机前学习，在电视机前做任何娱乐活动，非常对我的胃口。

这个房间不像我朋友的起居室，这里没有任何我爸妈的结婚照片，惟一一张照片，某人穿着有褶边的白色衣

服,是我领圣餐时的照片。没有一件作为结婚礼物的瓷器。没有那种难看而你必须保留在壁炉架上的花瓶,因为那是你姑婆送给你妈妈的订婚礼物。没有男人的气息。没有老乔克^①来保持家具整洁。但是我喜欢这屋子。因为妈妈和我在里面留下了所有的烙印。我必须走进屋里,闻她的气息,哪怕她不在那里。墙上的画或挂毯是我们布置的。壁架上的照片是我们的,与我表哥罗伯特家的没有多少差别。

电视机旁边的墙上有一块牌子,那是我们在我七岁那年的圣奥菲尔节做的。上面写着“约瑟芬和克丽丝蒂娜的住所”。四边已有一些磨损,但我知道,在我们把它拿掉之前,它肯定会从墙上掉下来,摔成碎片。

妈妈在小厨房里四处张望。

“我看你什么都没煮吧?”她问道,朝炉灶里看去。

“妈……”我拖着哭腔抱怨道,“你没看见我正在学习吗?”

她打开了上面的一个碗橱,我赶快闭上眼睛,知道我胡乱塞进去的饭锅、平底锅就会掉出来。

“我只要求你在下午把一些东西准备好,哪怕只是把一些食品解冻,”她厉声说道,把东西整整齐齐地放了回去。

“是的,是的。”

“不要对我说‘是的,是的’,小姐,去把桌子收拾好。”

^① 乔克是对苏格兰男子的贬称。